

史通通釋

五八冊

史通通釋

卷之三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

局據浦氏重

校本校刊

乾隆十有三年戊辰三山儉父年七十客將以其生
之日爲言以壽儉父謝曰壽孰如史壽人以言孰如
壽言於史先是己未代匱蘇郡校坐春風亭抽架上
書得史通循覽麓過旋舍去乙丑歸老諸知舊來起
居儉父方手衷亂帙咸笑以謂書生習氣老疎故紙
猶昔耶儉父唯唯則有蔡子敦復質所校字西江郭
孔延評本驟對如略識而已益創通大致示儉父曰
稽古之途二經學史學備矣六經之名始見莊列書
史名尤古見於書論語自漢止立經博士而史不置
師向歆七略不著類至唐千年人爲體例論罕適歸
而史之失魄彭城劉子元知幾氏作奮筆爲書原原
委委俾涉學家分勝叅觀得所爲通行之宗改廢之
部館撰山傳之殊制記今修往之殊時與夫合分全

偏連斷之宜良穢簡蕪核直夸浮之辨顛若畫井塙
陳縵蘊豈非一大快歟矧夫衡史匹經比肩馬鄭而
非蟲篆瑣刻之纖纖者歟顧其書矜體脊名斥飾崇
質跡創而孤其設防或褊以苛甚者危辭譏古以召
閑臆評興而衷質蔽莫能直也郭本其尤已進問春
風亭本曰是出大梁王損仲糞除諸評世稱佳本然
其蔽害匿蒙焉何豁謬焉何正脫焉何貫未見其能
別徹也且劉氏世職史而文沿齊梁距今又千年所
進退羣冊已太半亡闕所建立標指又苦駢枝長語
迷瞀主客此其可以履稀故智塞事乎吾嗤夫弋名
治古而宿習之據於中者四焉剽也膠也漫與也冥
行也躡士闕之蹤導駢枝之竅而逆之以中據之封
畛以求無蔽其與幾何僉父曰不空已於所入者不

洞彼於所出亦適乎通者之衢而已用是疏而匯之一言之安一事之會周顧而旁質豐取而矜擇迎之以殮開俟之以懸遇持之以不止濡首送日以勸吾神而忘吾年會年六十九丁卯之歲除脫然不自知其橐之集明年重自刊補有以北平新本至者互正又如千條盡九月寫再周命曰史通通釋無負彼名云爾蓋七十叟之生十月三日也私喜簡再輟而期再會也性不飲至是舉觴焉起而爲壽祝曰老子論交古制作前乎誰醻後誰酢書成生日對深酌侑我靈龜謝紛若干胥樂兮南杼秋浦起龍二田氏略事概弁其端三山僉父者晚自謂也歲十月初吉

序例具之再及期知友督梓踵至又再踰期不自意刻竟成自戊辰盡壬申爲歲五通乙丑事始凡

歷幹枝之次者八而藁兩脫後易者又三既入木復條刊者卅有奇昔李江都注選至五乃定今益過是焉蓋其顥固蹇拙之如此亦將彌其所謂釋事忘義之憾而務相與爲之盡也是役也王子五福廷範蔡子敦復焯實共啓之而納蒐傭鈔敦復力最勤未卒事病亡每一展弓嗣是其從子初篁龍孫許子修來卓然方子駿公懋福張子蔭嘉玉穀朱子葆林庭筠施子龍文鼎鄧子濟美凱劉子體正元典華子居敬南枝蔡子體乾煌新篁麟孫倪子時行龍鏡內姪黃子大山嚴族子啓東燭暉錦文廷煊洲士思學遜躬志學皆治學嗜古先後起予而予諸外內羣從與參校者名亦分見卷端年運而往老不厭事毋足已毋隱勞徵同好云乾

隆十有七年陽生之月山僕又識

別本序三首

張睿父先生再刻陸太史校定劉子玄史通於豫章
竣寄家君黥中張先生手校爲增七百三十餘字去
六十餘字而曲筆因習二篇增補缺略已成全書家
君讀而喜以新刻寄延曰張先生爲觀察而手不釋
書猶諸生也爾曹爲諸生乃不諸生也間取蜀本吳
本再校之刻中如干寶之于揚雄之楊邢劭之邵常
璩之據苻堅之符當是寫誤可發舊本細爲校定延
循環校閱再加芟正篇中史官姓名如左氏遷固古
今共推者可以無釋自孔衍荀悅以下俱爲著其爵
里間以己意爲之評論雖未必合作者之意祇承嚴
命終陸張二先生功耳約而言之考究精覈義例嚴
整文字簡古議論慨慷史通之長也薄堯禹而貸操

不惑春秋而信汲冢詞馬遷而沒其長愛王劭而忘其佞高自標榜前無賢哲史通之短也然則徐堅所云當置座右者以義例言良非虛譽而宋祁所云工詞古人者以誇詡言亦非誣善矣西江郭延年序余旣注文心雕龍畢因念黃太史有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後學復欲取史通注之中牟張林宗年兄以江右郭氏史通評釋相示讀之與余意多不合乃以向注文心雕龍之例注焉歷八月訖功然此二書譌處甚多嗣從信陽王思延得華亭張玄超本其文心不能加他本史通本大善有數處極快人者故書之校視文心爲愈往見李濟翁資暇錄云李善注文選有初注再注以至五注者蘇子由注老子亦自言晚年於舊注多所

改定今余此書曷敢以爲盡是聊以備遺忘爲他日
削藁之資耳河南王惟儉序

書以通名如白虎通風俗通之類義同箋故漢封司
馬遷後爲史通子史通之稱見焉劉知幾博論前史
摭掇利病作史通內外篇蓋兼取兩義云馬貴與經
籍考從文史類中摘出論史者爲史評首列是書本
傳謂知幾幼時受古文尙書業不進聽講春秋左氏
則心開異哉同一學問之事而胎性中各有著根處
不自知其所以然後來領國史三十年卒以史學垂
名豈所謂性也有命焉者耶觀其議論如老吏斷獄
難更平反如夷人嗅金暗識高下如神醫眼照垣一
方洞見五藏癥結間有過執己見以裁量往古泥定
體而少變通如謂尙書爲例不純史論淡薄無味之

類然其薈萃搜擇鉤鉏排擊上下數千年貫穿數萬卷心細而眼明舌長而筆辣雖馬班亦有不能自解免者何況其餘書在文史類中允與劉彥和之雕龍相匹徐堅謂史氏安置座右信也綜練淵博其中瑣詞僻事非注不顯注家王損仲本爲善林居多暇竊爲刪繁補遺重梓行世使當時自比揚雄擬易以爲必覆醬瓿者千餘年後復紙貴於蘭臺石室間亦嗜古之士所欣慰也北平黃叔琳序

史通通釋舉例

門人古梅里聚蔡焯敦復氏學

二科十別

書不必醇乎醇書惟其至於至居巢劉氏之史
通是也注書戒自我作故注書欲推心置腹山
僧先生之通釋是也凡注之用二辨之通與不
通而已是書行本相高獸心蓋寡每於通處薦
以荆榛而趣乖於不可通處過如炙轂而疵積
敝也久矣先生曰趣乖者法宜訓正疵積者道
在刊譌例據二科科各有別列如左方

訓正者兼舉其義與辭而是正之也義從文生辭由
古出俗學之弊大抵二端憑臆自用者揣義而不徵
辭弊且流爲束書不觀是謂蔑古炫博貪奇者役辭

而不問義弊又滋乎靈臺日汨是謂亵天茲用疏義以會辭考辭以赴義則訓之爲也訓正之科其別六

一曰釋

篇者節之續也篇乃定焉歷繙評本觀乎外篇條別胸欠主張驗其通體支離篇

步伐者矣故爲之釋以清之釋之爲用析節而疏其義是賓是主是影是神前後相衝中邊交灌茲爲從事之所先卽其命名之所自間有省去不

二曰按

按亦復按以會標仍墨闡體同跋尾旣釋以辨之

之焉書

也羣史卒籠全書吐納畛塗遼闊節目棼則必以見遠之明者察焉則將有無礙之辯者棼

通焉此段識解

於何置頓亦惟篇按職此淹該是知按之所屆尤爲駟牡之廣衢非等隻雞之近局

惟下帙四五處有以一按攝三條二條者

也又其例比釋加徧釋有從按無缺施

三曰證釋

謂取證古書用釋今義也語云求之所標識則又書皆舉

引事篇皆舉目如左傳則某公某年漢書則某紀某舉

若舊傳之類蓋採錄多從節縮而原文可任搜核也他直注未

詳不與世接共見

欺

四曰證按

凡前件證釋多有就證加按者痛刮其根人也本係三國王朗之子舊援後魏同名之人如左傳家缺徐賈一注也位在干蕭二史之間檢出徐廣字形之誤更有全證皆屬設辯者如書志篇之東觀日記採撰篇之沈炯罵書一失之俗傳一篇皆失之原本則一當革其繆一當繩其愆凡此諸流皆須顯說也證釋之條千有一二百加按之處五百

五曰夾釋

釋非節界夾入行間是夾釋也凡涉晦澀之義用一兩言達之間或遇疑似之辭用直

六曰雜按

雜按刊失其初須爲揣定或置非其所合與推刊雜按之施施於原注者劉自注也或移且有注混文文混者於史官篇詔曰脩撰暗惑篇曹公多詐見之并有注文非文者於史官篇詔曰脩撰暗旨還渠定判此雜按所由設也不繫諸正書故稱

焉雜

刊譌者譌非一端而已或流傳或竄易或原本差池

所致之塗既雜於是又有繆出有倒施有脫遺羨衍所
叢之類鱗興刺眼而葉落連翩膠牙而泉流濇咽文
傳晦食怪曲水序之猶疎日思誤書歎小屋人之不
作夷考諸家刊得者十一待刊者十九焉刊譌之科
其別四

一曰字之失

是書之失在字者蓋亦多矣烏孫文丁而轉文王處道而轉承祚步

漢而轉沙漠失則謬

武昌平而曰平昌失則倒昭後略

漏昭字言學者漏言字

楚漢列國字微子篇士班下衍爵字以其類篇

逆下衍者字虛美相酬

馬遷乘傳美下傳下並凡有四端故概曰失也

以字失則羨繆倒脫羨

凡有四端故概曰失也

總二百二十有奇者刊之數也其刊去者仍注見

且作聰明改頭面

之不沒舊本冀覽之者辨之也

凡有四端故概曰失也

二曰句之違

而豈古人莫此爲甚本所深

而反篇情者以句繆言則有若去萬留千錄遠略近

事類似之以句繆言則有若去萬留千錄遠略近

居述南齊北府並文義而申左之科語趣者以一旬脫言遺則有半若

行面至者以句羨言則有若犀牕裏本者凡此又條片脫言忘有半若

序間審聲形之比靜繹全文廣叅羣籍甚至沈約稽人

而後其形之比靜繹全文廣叅羣籍甚至沈約稽人

三曰節之清節之清者內篇少外篇多通幅分條之既

失終截篇則總尾亦以尋夫截書志後論不應以或問連岐迂編次既

彼篇失者史官篇經三正肯綮史篇每至族惑篇離合以斷連岐迂編次既

端合當以方空格皆驛然又矣若至卷而難爲一史續隔神行唯下中行之首既

遠方可制宜序跋欲矜離己立斯異皆若至未點忤煩官止神行唯下中行之首既

四曰簡之錯篇節字句並有錯簡篇中之錯卷九

者是字句之錯雜說下之李陵書者是之錯卷九

移節句可得而準雜說下之李陵書者是之錯卷九

理中○凡所盡心略如前歎間嘗總定或爲證明篇夫卷九

不必謂浦氏家言亦安唯以非前歎間嘗總定或爲證明篇夫卷九

謂無憾然後卽去非前歎間嘗總定或爲證明篇夫卷九

中○凡所盡心略如前歎間嘗總定或爲證明篇夫卷九

可謂劉氏親賢史通